

●张俊山 著

文学的失落与拯救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俊山 著

文学的失落与拯救



(豫)新登字 09 号

文学的失落与拯救

张俊山 著

责任编辑 张锡智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兰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44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5.30 元

ISBN7-81018-956-5 / I · 72

序

孙 荪

编选自己的文集，其实是一件情感颇为复杂的活动。其中一种叫做算账感。

是的，算账感。这不是称斤称两式的算账，但确有一种算账感。

这大概也是一种中年心态吧。走了很久很久的路，现在驻足回首看看来路已走了多远。这学问已经做了10年、20年以至30年，现在来检视一下做了多少成绩。虽然不是数钱袋，查仓库，但也是一种估量、掂量，一种算账。

一般说，重新检阅一下长期劳作而得的果实，总会带着几分欣赏的目光，心中涌出几分快慰。但对于不易知足的文人，尤其是处在社会文化整体转型而又变化节奏极快的时代背景下的文人，那就不好只用欣赏和快慰来描述一个作者的心态了。的确，今日之文人作者已不大容易生长出那种自我陶醉的心境了。

写到此处，笔尖处似已涌出几分悲凉。这是出于怨愤，还是自责？这必要吗？

当我听说张俊山同志要编纂他的文集付梓时，我先自有了如上的想法。这也许正由于多愁善感而又同病相怜的文人病催发出来的情绪吧。

这只是一瞬的心理影象。待我也来“检阅”俊山十来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成果时，我的心理天空发生了转换：由阴转晴。作为同行同道同学的我，愿意举杯痛痛快快地喝一盏酒，向俊山致意，为他辛苦的劳作和斐然的成果。

我有两个意思要格外说说。

第一是俊山在大学讲坛而关注当代文坛。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大学也是。大学教席所应当做的是讲好课，编好讲义。即使是当代文学教师，也大抵如是。并不要求你作一个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一个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未必就能作一个好的文学教授。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嘛。一个简明的分别是，一要独创、个性，一要系统、规范。

但这说法也不应当成为框子。比如说，对当代文坛的关注和参与就一定影响教授教书的“正业”吗？系统的知识和规范的操作，与独创的见解和个性化的风格，就必定是不相容的吗？如果能把二者在对立中统一起来岂不更好？就一个人的文化学术活动而言，从当代文学的感性现象汲取诗情激活感觉，常常能对古代的传统文学现象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点深入抉发更会打通系统学问的思路。

张俊山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他站在讲坛又关注文坛，把教学、研究和批评活动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他的一批文章根基扎实而又生动鲜活。我估计，这一定影响到他的教学的风格以至质量，这种影响恐怕主要是正面而非负面意义的。

第二点是张俊山同志对诗坛的关注。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变化。本来，钟情于缪斯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活动。但是，近些年不一样了。诗神在文学家族中的地位排得越来越靠后，在读者心目中她是被日渐冷落的一族。有人挖苦地说，当下读诗者不及写诗者人众。诗坛寂寞，诗人落寞，更遑论诗评家诗论者！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诗歌研究和诗歌评论显然不是马上能够出人头地的行当。但此时，张俊山选择了当代诗歌的研究和评论。正是通过对诗坛的历史反思和整体把握，他找到了“失落与拯救”的主题。这既是他对现当代中国诗歌

乃至中国文学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见解,也是他为诗坛乃至文坛振兴所表达的忧心和赤心。俊山为此写下了一批现当代诗坛巨子的专论,同时,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写下数量不小的关于诗坛新人的评论。他经常把视野从全国的大背景收回到河南诗歌界,依次研究和评论身边的新秀新作,以自己的激情和思考给作者以激励、营养和慰藉,同时把中原诗旅的实绩介绍到全国。如果出于功利的考虑,这些文章对于一个教授的学术考绩来说,比诸众所瞩目的学术论题和宏大学术建构,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益”,而且也不易写,但他却自甘寂寞地坚持做着。显然,他重视的是当下作者和读者的需要,他重视的不是一己学术名望的速成而是学术活动过程中切实的新鲜感受和丰富体验。固然,为了学术的巨制杰构,应该删去一切琐屑的干扰而专注于恢宏论题的营造。但不一定或不应当把这当成唯一模式,更不应把着眼于当前读者迫切需要的学术劳作一律视为代价沉重的分心旁骛。应当说,这也是为文者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所以,对于俊山关心当代诗坛的这一颗善良的学者之心,我是深为赞赏的。

作为一个学者和教授,俊山兼有睿智和勤奋两种良好的素质,这使他在现当代诗歌研究中拓出了一方天地,为学术巨构建筑了自己的亭台楼榭。他正值中年,来日方长,新景致一定会从他手中出现。我预祝。

1993年5月于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目 次

第一编 文学的失落与拯救

- 一、失落：文学自省的起点····· (1)
- 二、论“接合部”文学····· (6)
- 三、诗与现实····· (13)
- 四、论晦涩：现代诗表征刍议····· (25)
- 五、民族化：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32)
- 六、三种文学体裁的自身建设····· (40)
 - (一) 散文艺术论····· (40)
 - (二) 诗的抒情····· (48)
 - (三) 散文诗美学特征论····· (55)

第二编 人生历练与诗的成熟：“归来的诗人”剖析五例

- 一、论艾青的诗····· (69)
- 二、论苏金伞的诗····· (88)
- 三、论青勃的诗····· (116)
- 四、论公刘的诗····· (131)
- 五、论邵燕祥的诗····· (141)

第三编 诗坛一角的突围:中原诗界举隅

一、1984:形势看好·····	(151)
二、1985:青年诗群的躁动·····	(155)
三、走出城堡与确立位置:从新诗潮观河南诗界·····	(161)
四、中年诗人的多方位存在与探索·····	(166)
(一) 王绶青诗歌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166)
(二) 王怀让的“政治抒情”与“史诗意识”·····	(175)
(三) 陈有才诗歌的自我调整:从“单声道”到“多声道”·····	(186)
(四) 潘万提:探索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部·····	(198)
五、不安分的青年诗人·····	(207)
(一) 王剑冰:稳健中求发展·····	(207)
(二) 陆健:突围之后的得与失·····	(217)
(三) 龙仔:艺术新变与哲学迷误·····	(227)
(四) 冯杰:现代乡土诗的成功建设·····	(240)

第四编 昨天的启示:现代文学两例析论

一、鲁迅《野草》的社会历史意识与自我心灵表现·····	(252)
二、朱自清新诗评论如是说·····	(280)
并非结束语·····	(305)
后记·····	(306)

第一编 文学的失落与拯救

一、失落：文学自省的起点

当我们暂且撇开商品经济的挤压和通俗文学浪潮的冲击这一外部环境，将目光反视严肃文学自身状况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种忧虑：当今文坛不容乐观。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严肃文学正面临着两种失落：新派文学失落对象和纪实文学失落本体。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敞开，中国的作家确实大大开阔了视野。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其纷呈的千姿百态令久处闭塞的中国同行们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因之起而效法者迭出不穷，其中尤以年轻的作家最为倾心。也许由于对新鲜事物的天生敏感性和强烈依附性，一批青年作家顺理成章地成为在中国的文学土壤里实验种植形形色色现代派作物的先锋，从而在一个时期以来，造成了自己的“新派作家”名号。然而他们对于国情（包括世情、民情和中国文学传统的文情）疏于深知的主观条件又决定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生硬模仿以至生吞活剥的态度，因而当他们标举现代派旗帜在中国这块正处蜕旧变新时期的文苑里驰骋时，本身就轻重不等地带着食“洋”不化的不良症状。且不论新派作品的哲学灵魂、思想内蕴和艺术手法在几多程度上妙肖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神韵（难怪有人讥嘲之为“伪现代派”！），我们单说由于新派作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国情，致使其作品和中国读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疏离，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屡屡称新派作品为“小圈子文学”和“贵族化文

学”，这大概已经不是一种美溢。其在当今中国所遭际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反观近数年来新派阵列里新星迭现，新派作品的面貌屡所更遭，真如论者所云：短短几年间将西方现代派近百年的花样实验个遍，形成了现代派文学生态的中国博物馆。然而在不同年头、在不同的“圈子”里都热闹过一阵的新派“名作”究竟有几篇走进普通读者的视野并在读者心中落地生根，却是令人怀疑的。你在那里尽管自我陶醉飘飘然地接受少数几个论者的吹播，而广大读者对你却是不敢问津甚至冷眼旁观，这种“圈子”里的热闹还有什么兴味！因此，我敢说不论新派作品是否的确属“阳春白雪”，它们在中国已经失落了对象则是毋庸置疑的。人类的任何生产（当然包括文学艺术的生产）都须有相应的对象；没有对象的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其存在也便失却了现实依据。明于此浅显的道理，即不难明白新派文学自身的失落，它们对于读者的接受来说，已经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幻影，因而其存在也就成为一种虚妄。

文学创作做为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生产活动，失落对象的现实本应引起生产者的严重关切。但是，据我们所知，至今新派作家对此并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各自的心态并不尽相同。粗略分析，可以见到如下几种：一是盲目趋新。首先，我们相信这批作者有强烈的文学自主意识。他们不满于以往中国文学的封闭自守格局，意欲奋力突破之；当其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点拨时，便如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希望“借它山之石以攻玉”，欲用洋人的模式拓宽中国文学的天地。但其致命弱点是完全无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根本不顾及中国读者的精神需求，而一味崇尚外来之“新”。这种唯“新”是好，饥不择食引进西方文学模式的做法终于将其自身变为舶来品圣坛前的“犬儒”，并有如今之尴尬处境，这怕是他们自己始料未及的罢。二是浮躁。不必讳言，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艰苦而寂寞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上，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报偿（比如许多人讳言的名和利）未必成正比，倒是事倍功半和

劳而无功的情况司空见惯，甚至劳碌终生，终无所成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这就使急于事功或不堪寂寞的人不免萌生取巧心理，企图以所谓“新”招一鸣惊人。他们搞文学并非出于某种责任感和事业心，之所以踏入此途是以为这里有什么“实现自我”的终南捷径，于是玩“新”的内驱力就特别强烈了。这不正是一种浮躁情绪么？其实，怀此心理者很难如愿以偿，一时之声名也许不难造就，难就难在这“名”难得维持下去以至永久。杜甫生时看到一些轻薄之辈借标新之名而鄙薄唐初四杰，就愤慨地斥责他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时杜老先生的话还只是预言，但却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了。我想这就是当年一些患浮躁病的人之悲剧结束罢，看来今天有人还要重演这种悲剧。三是逃避现实。有此种心理的人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或许竟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对社会、对人生可能有独到的观感，但是本身却缺乏那种浩然正气，因而对美与丑都漠然视之，心中失却了强烈的爱憎，精神几近麻木。即令他们确有挚情沛然于胸臆之间，但害怕招惹是非，于是便借文学以寄隐逸之情，热衷于猎奇弄巧，自觉不自觉地吧文学视同无关社会人生的雕虫小技，反复把玩，以自取乐。四是偏执。这也是一种“玩”文学心理。不过怀此心理者“玩”兴更浓。他们既不关心社会人生，也不关心文学本身，只是将“玩”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这种人实在是当今时代的“零余者”，他们从生活中已找不到别的玩物，穷极无聊，便抱住文学大“玩”一通，至于玩好玩坏于他们都是无所谓。说到底，他们在文学上不管如何花样翻新，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上述种种心态，也可视为动机。动机不同，对读者的态度则一：无视读者的存在，甚至蔑视读者。这种态度怎么会不失落对象呢？

我在上面对新派作家的心态作如彼观照，本意不在全盘否定他们。若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贡献，那自是不容一笔抹煞的，比如在打破中国文学长时期封闭自守的格局方面，他们就功不可没。也不是一概否定其人格，把全部问题都归咎于个人品质，比如何以会

出现上述种种心态，就可以从历史因袭和现实社会的大文化背景两个坐标向上追根溯源。但本文不拟就此展开，对诸如此类的思考就不再罗嗦了。

接着我要说到文学的另一种失落。如果说新派文学在失落对象的同时也失落了自身，那么包括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则是在占有了对象的同时却失落了自身。这一种失落是文学基本品格的失落。也可叫做文学的本体失落。如所周知，近年来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减小趋势，纪实文学倒是独交好运。特别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只要是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几乎都能在读者界（包括评论界）激起强烈反响。毫无疑问，这类作品的读者群是广大的。但是，当我们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对其审视的时候，却愈来愈感到它们不象文学作品。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不管其如何“突破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转到宏观全景式、多学科集合式、信息密集型”，而在描绘形象的模糊、叙述情节（事件）的粗疏、使用语言的芜杂等方面，都严重匮乏文学作品的可感性、生动性和足以引人入胜的意境和韵味。其中品位低下者已属某种问题或现象的调查报告，更与文学不沾边了。我想无论纪实小说或者报告文学，它们之所以历来被目为文学，就因为其应理所当然地具有相当的文学性。这是它们能够跻身文学家族的必不可少的品格。失却这种品格，可以称他们为别的什么文体，却不应无限宽容地将其勉强列入文学户籍。因此，用文学的眼光权衡这类纪实作品，我认为它们失落了文学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它们获得的轰动效应就只应从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或其他学科的角度予以首肯，而不应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褒扬。

当然，我对从事纪实文学写作的作家是绝对尊敬的，尤其尊敬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敬他们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严肃生活态度。它们不仅用笔，而且简直是用生命为时代写作，与人民共思考，共命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中华民族弃旧

图新、力争奋飞的愿望。文坛倘若没有这样一批目光敏锐、思想深刻、正气高扬的作者，将要变得多么沉寂和暗淡！但我尊敬他们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佩服其为优秀的文学作家，因为他们奉献给社会的已经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了。

我在上面指出两种文学的失落，并不意味着认定它们已经走向式微。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它们都呈现旺盛不衰的态势。当今文学这种双向展开的局面怕还要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不仅因为从事两类作品写作的人各有其执着，不会很快罢手，而且因为今后还会有后来者继续参与。还因为评论界为其擂鼓助阵者总是不乏其人，从局部看显得煞是热闹。这情景很象赛场上的喧天呐喊，竞技双方各有自己的拉拉队。只是文坛上的拉拉队员们出于某种原因的偏爱是否有欠冷静和明智？现在，对于任何一方赛手来说，需要的都不是一味的热情欢呼，而是基于关心文学事业前途的、对利弊得失的科学分析。评论家应是文坛上慈善的守护神。他置身文学局中又须超脱于某种倾向之外，他胸有全局因而最能明辨是非良莠，从而对创作循循善诱，做作家最真诚的诤友。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诤友太少而“捧友”太多。“捧友”的推涛助浪是很怕人的。因为这最终只能把文学的航船推送到浅滩和暗礁的险区。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上述两种文学的接合部很少有评论家关注。这个接合部是个广大的中间地带，作品是大量的，面貌也是异彩纷呈。可以说在这个接合部辛勤耕耘的作家具有真正的开放意识，他们不囿于某种成见，对上述两种文学的长处都能广采博纳，创作了既不乏创新意识又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和喜爱的作品。曾有人提到的“开放的现实主义”之类作品即属其中之一一个品类，当然不仅仅这一个品类。如近年涌现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懒得离婚》、《支那河》、《风景》、《橄榄》、《新兵连》、《风流祭》、《伏羲伏羲》等等作品，都是这个接合部上的可喜收获。对于诸如此类的作品，评论界虽然不是绝无反响，但比诸对前两类文学的趋之若鹜，反应

却显得冷淡。

从长远看，我以为中国文学的希望在于广大的中间地带。两翼的失落必然归整到接合部的繁荣。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事情的发展规律都是这样：走极端的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只有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博采众长者才有无限的发展前途。

如果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整整十个年头。十年，在新文学史上恰恰是一个阶段单元。对最近这十年的文学发展应该进行冷静的、客观的反思了。那么，十年来文学探索途中出现的失落现象，是否也是文学自省的一个起点呢？

二、论“接合部”文学

在当今文学多元并立的格局中，任何两元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交叉过渡地带。相对于邻近的两元，交叉地带的文学具有“混合型”的性质：它既是相应两元某些征性的剔除和舍弃，又是两元另一些征性的结合和汇融。这样，这种“混合型”文学就获得由双向交汇而产生的复杂品格。

我在这里把视域确定在先锋文学和纪实文学之间。落入我的镜头的是这样一个文学群落：它不具备先锋文学艺术创新的超前态势，也不具备纪实文学反映生活的直捷品格，然而它在艺术探索和贴近生活这两把标尺下又独具分寸，在“周全”的意义上显示出其它两种文学不具备的优胜之处。我暂且把这个文学群落称为“接合部”文学，意即特指先锋文学和纪实文学汇融而成的“混合型”文学。显然，由于“接合部”文学带有“混合型”文学天生的游移性和畸轻畸重的“地理位置”，对它进行观照、把握就有相当的难度。然而它对我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我就有兴趣对其凝目注视，力求在心中映出它哪怕是还相当模糊的面影。

(一)

历来的文学作品在把握对象世界的时候，都表现了不同的向度和倾斜。如果说传统文学偏重于对外部现象世界的观照，而现代派文学又倾向于对人的“内宇宙”进行探索的话，那么“接合部”文学却把对象世界确定在宏阔而深邃的时空坐标系上。它的艺术触角伸到了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以及人体内部的幽奥角落，从自然到社会、从人的外部生活表现到人的生命本体，凡人类经验和感受到的一切领域，无不留下它触摸过的痕迹。仅举近年这类作品所写内容的荦荦大端，就有：《烦恼人生》对普通中年工人现实生活境遇的真实描绘，《新兵连》对特定历史时期里刚刚穿上军装的一群农民子弟生存状态的揭示，《支那河》对历史雾障遮盖下的旧式军人复杂灵魂的透视，《风景》对市民文化心态的展现，《伏羲伏羲》《白涡》对特定文化氛围中人性与道德尖锐冲突的思考和探索，等等。这些作品在审视社会人生和探索人性真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文学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因而获致全新的风貌和意味。与先锋文学相比，这类作品更关注生活环境造就的特殊人生而摒弃了前者在探索人性和生命本体方面表现的玄虚；与纪实文学相比，它们又有更内向更深邃的眼光而不是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描摹。尤其突出的是，在其广深的视域里，那些芸芸众生平凡而恼人的生活际遇、生命原型受到了特别的垂青，它们对于对象世界的扫描几乎达到琐屑而残酷的真实。在这一点上，这类文学就是一种深刻的平民文学。比如《风景》、《烦恼人生》这样的作品，其中写到的生活是我们自己身边司空见惯的庸庸事象，然而就是这些从不为人注意的凡人琐事，在作品里却迸发出令人灵魂震颤的力量。

这种文学从广度和深度向生活本相的逼近，表现了作家着意求真的美学意识。生活之丰富多彩是难以述尽的，有伟大也有平

庸，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从它可以分解出无数的矛盾对立。在这些相克相倚的诸多矛盾中，历来的文学都特别倾心于那些正面的存在，而对于负面却过分地避忌和疏远；即使对后者有所触及，也是以求张扬前者。“接合部”文学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它以坦然的雅量容纳了生活本身所有的一切，而且从相当的意义说，它更重视后者。这是因为作家们认识到人类在其文明进化史上固然有向善喜美和追求崇高的一面，但若从人类生命本源和后世异化情形看，我们却永难逃离丑恶的包围和平庸的生存状态。因此这些作家就以其勇敢和真诚迎向生活，哪怕是平凡和丑恶，也决不故意回避。《懒得离婚》里男女主人公乏味的家庭生活和女记者同样乏味的一次次采访，《风景》里老一辈的粗俗、蛮野、残忍、冷漠和年轻一代的奇形怪状的生活，《伏羲伏羲》里原始性欲的发动和渲泄等，都显得触目惊心或令人生厌，然而作品正是在这里还原了生活本相和生命原色。丑陋的外表包裹着的却是耐人寻味的内涵。作品以其原始古朴、蛮野粗厉之美显示了独特的美学品格。作为一种美学追求，这无疑也是有不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它使人们更真切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生存状态，从而才有可能唤起人们改善自身和环境的自觉。

(二)

在观照世界的方式上，“接合部”文学兼取先锋文学和纪实文学之长，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姿态。如所周知，先锋文学以个性体验的方式观照世界。反映在作品中的外部世界的情景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以致成为对客观景象的彻头彻尾的变形，与实际情形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这只是主观的真实，是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里的一种歪曲映像，如我们从残雪作品里看到的那些荒诞、怪异的情景。而纪实文学又是相反的情形。它是以“镜子”的方式映照出客

观世界,主体只是在特定的主题意旨统摄下对客观景象作些剪裁和重构的工作,几乎排除了主观意象的表现。这就是我们从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里看到的情景。“接合部”文学既不同于先锋文学的纯主观表现,又不同于纪实文学的纯客观再现,而是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于再现客观世界的同时还着力透视人物的心灵世界,进行抉幽发微的心理分析。这表现为主体观照视角的内倾但不是视角的偏狭,因而作品呈现的情景就是生活的外现宇宙和人物心灵宇宙交织并存的景象。如《伏羲伏羲》、《白涡》,不仅写出主人公们的作为行止,而且刻划了他们心灵的搏斗。在后者的意义上,作品给人以司汤达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强烈印象,那种犀利、冷酷的心理分析达到沉潜有力的程度!正因为主体观照的视线富有穿透人物心灵的力量,所以人物的外部行为表现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主体观照视角的内倾态势来自先锋文学的影响,而其对客观世界的注目又与纪实文学不无渊源关系,这种亦内亦外、内外交并的眼光就形成了“接合部”文学观照方式的个性特点。

无论对生活外部世界的扫描,还是对生命内宇宙的透视,“接合部”文学都以主体“自我”的消隐为突出特征。在这一点上,它又迥异于先锋文学和纪实文学。因为后二种文学尽管各自的观照视角和视域大相殊异,但在作品中却都有一个“自我”明显存在。先锋文学里所表现的对于对象世界的奇异体验和感受,不啻是主体“自我”的意象化表现,从这种意义说,这是“自我”对于文本的全部占有;纪实文学在反映对象时虽然排除了“自我”的主观表现,但主体的情感意向却灌注于文本的字里行间,甚至有时以直接议论的方式亮相,这就使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主体感情色彩,于是,主体的“自我”就“自然流露”(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之用语)出来了。而“接合部”文学的文本全是以冷然的中性态度客观描述着一切,没有主体主观感情的流露。这颇似“第三代”诗歌,作为主体,诗人只是捕捉一些生活细节,用文字符号编织成作品,使之“呈现”出